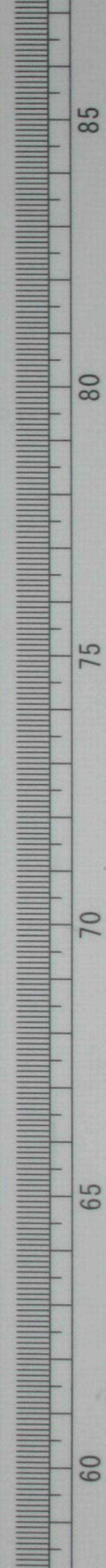


青石山

陸本

風聲文庫  
文庫 19  
F.400  
乙477(6)  
早稲田大学図書





西

羣狐媚作耗與妖

道人得便忙逃

江

山川滿目任逍遙

仙師何處尋找

月

無計仍回道院

好將車友相邀

同以協力劫戈予

更是妖魔見笑

這迎禧觀本是一座道家的長處地方寬濶房屋中多聚積玄  
門收苗道中雖云三山五岳得道真人却有羣成打伙斂錢的道  
士大家為王道士狼狽而回一齊向道呀王道友你為係這等



的模養王道士說周家與妖作怪的並不是妖精是凡了年輕  
美貌的女子我如何望他們勁的手兒呢俗語兒說好的男小  
合女鬧並非是我攢兒細要是七支手八支腳那裏臉紅髮巨  
齒獠牙大頭大腦的妖怪真有個樣兒那怕望他拼了命也都  
使得那知竟些了軟字：兒吓是的女妖怪弄了些根刺條  
棍兒亂把我一抽上完了全跑了且這們白打白散咱們老哥  
兒們肯答症嗎為此我回家望你們老道友哥兒們商量人小

親義親又不親咱們一筆寫不出道字兒來申道友兒有力量  
的幫我力量沒力量的幫我一個主義申道士見了這樣兒光  
景真了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申道士 一齊勁祭不平氣 怒髮冲冠恨狐狸

小畜我 道教玄門缺少人物 逞你那

外道傍門把正道欺 王道友虽杰年紀老 他也是

老君門下正派的根基 总杰旧 画几道灵符驅你除



你便当

假庄省害怕也真懂局

你既修行該受助道

为什麽

給我道教没意思

王道士

不須害怕去走一盪

向本家免

把我們大車的話通知

叫他搭台高三丈

七昼夜

天經一部了正各

且慢說

才化子的狐狸了

旧便是

公狸狐的哥也得遁

只要他

至誠頂奮不可簡曼

三食每日要葷食

我大家

都是白帮不替谢候

只要他

五道爺根前寫佈施

皆因是

你我俱是伙居道

宜乎省

本宗一派同气連枝

小必尤疑赶省旧去

常言諸小宜遲

王道士

点头連了答应是

疾忙旧

重玉周宅訴這片言词

王道士又到了周宅老蒼头說道下回来了可曾請得令师下  
降王道士说我見了我师付不等我我说他老人家早旧知道  
了說我的徒兒你呀徒兒你敢悻叫妖精打了了攢办免也是



你畜生造定应当有这一顿疼痛之灾本当给你报仇奈因为这几丁毛崽子好猪也不值的劲我的金子大架系如今给你出一个绝好的盪免受保把那些妖怪吓的屁滚尿流连他烧比家都不认得了我赶着旧碗了个头说多蒙师傅指教我师傅说你先到周家叫他搭起法台越高越好预备馐肉越多越好你把迎禧观的道士请他不多不少的十位二连你共凑十三重把咱们的德幸天罡径念起活免来你们大伙免念他不多不少的七天七夜把妖精夺弄净了不许你们要觑吩咐周家住你们庙中五道下的根基也是不多不少写他二百八十五两良子的布施大小全完倘若周家不依必定天打雷劈那可不是完免的徒弟你去把那丁业障撒谎这都是吕洞宾说的你快去办罢此时老苍头正是得病乱投医的时候心迷义乱百依百遂

常言道

为人最怕撓头的

老苍头



真算是得病乱投医

王道士

的言不理

老义仆听信以为

拿着棒槌当斜认

方信道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老苍头

只道有人捉妖怪

並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声吩咐把台搭起

顷刻间

立架起沙槁砸好了地皮

横塘有寸板在半空朕里

平放着搭度上台的梯

当地人

铺间一块裁毯毯

这丁台

上盖兜圈都是豆办席

搭完了

先请王道士方

老苍头

分付厨房脩酒席

先宰了

圈中喂养猪叉口

闹了解分免头蹄

收拾了下水心肝肺

还宰了

一笼鸭子一笼鸡

海参燕窝翅子等

鸽子蛋对蝦与白鳢鱼

水菜菜挑兜往里近

厨房内

许多的厨子把席面正齐

请的是

迎禧观内嘴饒的老道

七昼夜

由着性免叫他们嚼吃

又不能捉妖又不能治病

皂耗费方寸气益

法台搭完筵席齐毕王道士重到了迎禧观中向大申说收先



差了四丁舖排既有神像掉掛香灯供器登坛的法衣吹弹的  
法器表奏天曹的神疏扎罡步斗的宝剑正中间摆列下供奉  
天尊的桌案捕上了大红条毡繫上桌圍摆上了焚化坛外的  
炉瓶三卜清花灯烛上面供有元始天尊与诸天总圣的名号  
牌位四週圍县掛着太上老君与元始天尊的降凡出世源流  
根孝一軸ヒヒ的都是名人所画上边掛的六丁六甲二十八宿  
十二元辰五雷四帅的降伏三災八难的化解与玄武朱雀白  
帛青龙天蓬黑煞吊客丧门许多凶星恶相自龙章凤篆鎖金  
接引黄旂起真至壓降坐盡七星皂罗旂止共掉旛旂有一百  
零八对杰俊把祭祀的犧牲礼物一盃ハ的交与了舖排单放  
放在一牀潔淨桌上单等着道官来行礼供献在法台中间端  
摆有一牀正印掌教法官的八宝如义床ヒ案桌上放着牒文  
勅旨令牌宝剑九环鈴同三厢手磬珠笔黄笈施食法水及旁  
边八字免调闹又溜桌椅上面放着鼓錠铍鏡笙箫笛管台上



左边騎角另設一座上面放着一個鵝黃云霞色袈裟的是德  
行天罡真經寶錄一部這座位是王道士為有經本子查為重  
道士唸誦的是否出家的門中但凡應了勾當的約頭必在此  
座上為經是一個怪生當項免擺設已畢又見重道士從後面  
大搖大擺冉冉而來

從外面

進來了道士十二个

到院中大重別拘懶散

卷頭六拜都見過礼

王道說

先响法器把通知

大重且先吃早飯

千万别怪預備的操遲

吃飽了

消也停也免的把經念

念到晌午把黃涎吃

叫鋪排

吟付茶房快摆酒

我們這免

打着法器弄着呢

說罢便將法台上

正座免的道官披上法衣

發雷的連打古三

鏡板一住吹起了笛

吹的是

大四景与那普安咒

難为他

中和十番排了了

虽杰尔是昆腔戏

也接着工尺恨有又思

猛然间

嘩喇一陣銅鈴响



申道士

下了高台旧奔了氐席

申道士放下樂器下了法台齊了奔筵席欲代要大吃一陣誰知道玉面狐代領首羣狐在暗中看的好笑沒那搭台時為了這等半日實在忍耐不住一声令下吩咐群狐你等這些誑嘴吃的杂毛兒老道豈可容他們飲酒坐席申姨妹快些動手施展咱们的法術

群狐媚

登時全把真形現

申道士

飯到了嘴邊兒吃小送

旋兒兒起

香燭滅

法器禿

笙管別

天尊牌

滿空撒

刮倒了元始天尊掌教的老下

申道士

涼氣噎

多京战

心胆怯

站不穩

脚趔趄

一丁七目瞪着双眼只發呆



这几时

肚皮煞

黄靠饭

哽噪噎

好容易

把饑解

好端上这陣狂兀刮的各别

真丁是

活冤孽

翻了桌

难救解

眼睛省

真撒野

如

真人来至

妖狐丧义

經卷既已撕

弥天罪如此

去趣上

幸借道光

意

逃去

真人吕祖

深諳玄理

原為救迷人

令

速把金丹取

一粒上

保住病人

元氣

一陣狂風刮的申道士有飯不能吃有徑不能攀掀番了尊神



的牌位撕坏了天星神像真个是馬仰人番落花流水群狐媚  
拳打脚踢申道士東逃西蹶連那些厨子茶房鋪排人等啼的  
个上潜藏远遁不敢出頭只有那忠心不改的苍头真心报主  
百折不回仍然跪在法台下面連筋也不动此时玉面狐与群  
狐等大得其便任意性兒把那天尊老君牌位折毀連那天罡  
宝錄也扯得碎这便是妖孽造下的杀身的罪孽精怪招惹  
下的真人嗔怪这件事早已京动了上八洞掌教的仙尊南極

子寿星老祖嗔怪妖狐撕毀圣相敗坏玄门恐将本道教难传  
人世向都把天尊的法架弄坏了忙分付白霍童子去到芦  
山召取纯阳子吕洞宾奉听法令

传律令

白霍应命把元子現

是一支

朱頂仙霍似雪一般

騰空起

入云端

睜慧眼

看人间

笑苍世

特志頑



富心貪

功名志

似这等孽海茫茫都

在里边

到不如

入深山

躲红尘

苦修煉

全性命

保真元

功行滿

道力堅

我虽是丁扁毛畜類也

可登仙

何苦似

狐玉面

化人子

功非淺

採氣數

煉朱丹

生九尾

几千年

朱正果

眼然洵 為什麼清明節令你又思凡

今造下

罪弥天

京勃了

大罗仙

把妖魔

全滅殄

一但休

真可嘆

何時才能返本再還元

白雀子

飛舞翱翔頻噴嘆

已到了芦山在傾刻向

抵翅收翮化作童子

本把那

愛消洒的真人純阳子

純阳子呂洞賓遠遊四海遍覽山川道路逍遥自在云拘一日



正在芦山与猿猴麋鹿益桓忽見白霍童子旧知素义旧全首  
白霍来見南極壽星叅拜已畢南極子說道洞宾如今六界專  
石山妖狐作祟迷惑住人因你的白徒壓鎮小力以致於屢次  
大肆猖獗撕毀真徑滅絕大道辱没法門皆由你的白徒所起  
今遣你速到崆峒降伏妖孽保我道家天尊的大法感醒世人  
敬重的真心即速去罢呂洞宾領了掌教的勅令架起祥云便  
奔至周家白首按落云头從大門而入群狐見了大羅神仙心

虛胆怯忙借遁光一齊逃走王道士見师付來了又使出他那  
潑皮性子破口大罵妖怪出本上咱們老下兒們到底兒怎的  
較量了長短旧是这麼撕了一炮兒姓王的不答應总見一  
了真章兒旧完咧洞宾說道休得云理快些把这伤壞的物件  
收拾干淨了仍与申道人送回迎禧觀去这里一槩都不用我  
自有降妖之術此一时妖怪已去茶房鋪排等才敢出來收拾  
已畢全申道人回觀去了这里洞宾向蒼头說道山人此來不



但專為降妖先要保住你家主人的性命要緊連領山人前去  
方視

全姓命

乃是神仙弟一件

那里面有

見死兒不救的呂純陽

蒼頭奉命把烙引

穿過了

月洞門兒到了女房

老蒼頭

轻声痰嗽水簾掀起

呂洞賓來到房中說妖氣難當

見公子

十分不相人模樣

枯干憔悴臉焦黃

閉省二目牙齒緊

忽悠也

一系弱氣在胸膛 一把瘦骨真難為

可憐見

只剩的胸前貼後腔

呂洞賓

慈念在長心中不住的嘆

嘆的是

年輕的儒子懂的兒郎

蒼頭見長打嘆是救

急的他

悲声大放眼泪汪

洞賓分付說不必悲痛

自有我山人作主法

蒼頭捺在一旁站立

呂洞賓

回手怀中取金囊

拿出了

九轉還魂的丹一粒

這丸藥

仙家的炮製不比尋常

遞与蒼頭用水調化



又覺得

冷氣森上一陣七的急

攏牙關

蒼頭親自收藥灌

虽不能

回生起死也保住了元阳

吕洞宾

代領蒼頭外面去

吟付道

你主人性命受保去妨

到外面

付又分付取紙筆

画了驅邪的符一張

命蒼頭貼在白兔外

從此后

邪魔再不敢進女房

都說是神仙有一粒金丹吞在腑内虽是已死之人也能还魂

轉世登时向旧番子扒起或是抓起刀本或是抓起鈴本重上  
征駒另去動手打杖普天下馬能有一个方活过本的人便能  
此精神又非情理譬如吕洞宾是了大罗神仙自然应有修本  
的丹药也只不过保住病人魂不离开若要痊愈还須轉七細心的  
調理百日方肯付旧还元周公子此时在女房中将养疾病蒼  
頭派了个精細的小童在女房中服侍病人的起居坐卧飲食  
粥湯外边蒼頭吉义伺候吕纯阳的一切呼唤吕纯阳分付蒼



头俞人旧在法台上调设坐位待山人书写符咒诏请妖魔把  
此卜解合上按天山下合人又第一尔伤我玄白慈善之心二  
则尔坏他千年修炼的本性待山人速写诏贴一道自有灵应  
言罢书符将当方土地拘来俞他拿着诏帖去到青石山下送  
至妖狐洞中土地领命而去尔表且说玉面狐因见纯阳子走  
进周宅连忙帅车回洞府大家你言我语商量主义  
世登虽总是 千年修炼的妖狐辈 却原来

见了真人也悦

怕的是雷霆遭劫数

常言道

那不能浸正理应当

因此上

崔尔尔逞凶殴经卷

疾速逃命借有遁光

帅车急上的回洞府

全把周全的主义商

既然得罪了纯阳子

作尔的罪过难隐藏

俗语说

打破了脑代搨扇子

既作逆因挖眼又何妨

他是神仙咱也非凡品

剪直的

合他较量论短长

他虽是

的道的真人奉正果

想当初

扫花三醉在岳阳



戏牡丹

並不是修行正道

施邪術

才煉的長生不老方

他如今

改邪归正作正人君子

全不想

当日的出牙轻也狂

他既然

找上门来覩了面

难道是

躲他不見旧算收了坊

到小水

大車全心与他比併

見一介

截教合玄门那一下里強

他总弓

上天梯咱們也有分牙法

难易他也难於我輩仿

重妖狐

纷纷议论妄定見

洞门外

土地擊戶甚慌怯

羣狐大叫洞冥奉到

把一介

玉面仙姑臉都气黄



詩

玄門截教理原同

感化邪魔入正宗

弥勒通天司外道

老君元始整門凡

純阳欲劝妖精醒

玉面休将至道通

一旦嗔痴相反目

口緣劫数在其中

曰

玉面狐在洞中与群妖等商议道你我既惹下了名洞冥这正  
是一不作二不休此时骑虎之势焉能逃避尔如整顿了奈何  
他的良策把他治住管保没今已后玄门中再尔敢正眼相看



如果勝不為洞冥諒他也示肯傷毀了我等的千年的大道時  
向再尋妙策躲避他未遲正在商議之向當方土地從洞外進  
來口稱仙姑在上當方土地稽首

為地土

稽首哆嗦年衰邁

是一丁

白頭髮疊那的老頭兒

代一頂

合頁巾兒

頂巾兒上

抬頭紋兒

白鬚鬚

連着髮兒

搭撒省

兩道眉兒

啥咧省

紅嘴唇兒

臉面上

一派的笑容彌喜兒

歸了狀

控了背兒

土黃袍

穿在子兒

黃絨條

垂双穗兒

登云履

鞋一對兒

他虽然

官卑職小也是正神兒

右手中

拄拐棍兒

論權衡



受小鬼兒

終日里

胡打混兒

不過是

享血食兒

要供他

必是叫他頭頂着伏下桌兒

左手內

捧牒文兒

奉的是

吕仙的音兒

進了這

妖洞的門兒

只見他

笑嘻嘻兒

說道是

仙姑請看這一法牒文兒

玉面狐

一見土地廟言向

連忙的

接过牒文細心的留神兒

玉面狐接过牒文細心的看了一遍沉音多时眼望群狐说道  
重位姊妹今有吕洞宾送来牒文内中所言他要出头给周公  
子說合批我想来不如与他相見大家急事罢训仍旧各归自  
洞修煉岂不办全其美群狐連忙摆手说不可也岂不知吕洞  
宾当日收伏柳樹樁的时节七拾七縱或硬或軟用无限的机



閻設許多的秋詠才把那柳樹精治得服也兜在地他如今現  
都為王眼侍者飛絮真人飄飄海外放塲天渥呂洞賓差土地  
前來投此牒文用先礼后賓之調謀虎离山之計實指畫情系  
等誰去用好言壓服然後再施法力懲治我等仙姑断也亦可  
去玉面狐說他是仙家豈肯与我等打了誑語重狐說仙姑如  
果信他是真証好又这牒文上為何並不提起延寿之也可見  
他笑里藏刀誑騙吾等仙姑断也亦可墮在呂洞賓的術中玉  
面狐微也含笑說尔等不必多言呂洞賓此來專為撕毀了天  
尊的經卷是一大端伤害了延寿英兒則為小也他今既以  
礼來我今亦以礼去等見面時見景生情自有區處取筆過來  
旧在牒文上大出六了字即時当面領教寫罢遞与土地说你  
拿去交与洞賓说我随后旧到土地接去去了这洞中的群狐  
一吓也目瞪口呆心虛胆怯

心胆怯

群妖惧怕玄门的道

纯阳子



不是轻拿重放的人

定然要把嗔痴劲

我家的

玉面仙姑必定

真

皆因是

既炼成人多是神仙体

岂肯叫玄门当面兜村

闹法若胜不了纯阳子

不亚如

负新救火自烧子

眼瞪着

批了牒文立刻旧到

这件事

没弓了商量太粗心

既总是

万幸更改可怎么好

到小如

大家伙免全去大家伙留神

他若是

与咱的仙姑反目动手

给他了

一哄而进叫他试咱咱

常言道

三拳难以敌四手

治住了纯阳子吕洞宾

齐努力

破了他的真人戒

从此没

高枕会夏大伙免省心

群妖安定了铁主义

全仗省

狐狸臭腥骚气一派

口等洞主我等全去

帮助着仙姑会了此人

玉面狐

重新把动武的戎粧改

众妖狐

连忙各自也换衣衿

穿代已毕出洞府

架遁光

早到了被害遭屈周家的大门



洞賓在周家見土地他回來呈寄去的牒文上寫省節時當面  
領教亦由以手拈長髯微上冷笑說這孽畜不知自愧真上云  
禮把牒文放在一旁欠身含笑向土地說道弓勞尊神往返奔  
馳且請歸位土地稽首歸位去了洞賓道貧道自入山以來亦  
勁嘆以五百季矣似此妖狐批回的字業大弓亦慚一定來者  
亦善又勁貧道嘆痴以性也是劫數當然亦不能勉強且他來時  
先用善弓解勸如果執迷亦醒終亦回頭再用法術降他未遲

分付蒼頭狐媚來時叫他讓上法台之後稟我知道蒼頭應命  
忙至門前早見對面來了那真妖作祟的妖怪

蒼頭看

門外來了幾個女子

一個上

花容了貌美到了十分

當先为首的这一个

旧是那

鳥鈴亦过火的那个美人

改換了戎庄尤其好方

更比那

通天水上还有精神

代一頂

七星額子朱英兜髻顛

双排穗

繫首双顆明珠分左右

豹尾一双随肩背



瓢瓢七

遮没有香肩毛兔最屯

罩青丝

紫笼着半幅禅花怕

上插着

雉鸡尾的翎兔一大根

墨画的眉梢兔如翠黛

刀裁的鬢角兔似乌云

脸含春色施宫粉

口吐樱桃点绛唇

穿一件

几戏外宫衣層层的绣代

罩一件

菊办云**肩**七的**金**

内襯着

随了眉落的探莲袄

束肤股

遮盖金莲西湖色的裙

看着他

万種妖娆千般的俊俏

好叫人

十分的怜愛一味的魂

旧只是

温气里色裹着一团煞

所以也

去能要命貫会伤人

更有那

助凶作恶的重女子

尽都是

柳眉直立气丝七

一丁七

咬碎良牙千般的恨

抢步撩衣没后面恨

苍头说

一丁妖精足勾一受

招出了

連三並四这等一大群

玉面狐虽然改了戎庄到底还是胡家小姐的模兼苍头与去



工佃戶亲眼見看見過的而且老蒼頭又得罪過他一鳥鈴心  
里更自害怕今見了他改了要拒捕的衣裳又見代省子子后  
頭的許多的打兵只啼的撩衣往里面跑口中嚷道不好了  
妖精來了呂洞冥在屋內向道蒼頭既是精邪到來方才山人  
曾囑付過且將他們讓在法台上面為何如此大京小怪蒼頭  
說哎呀我的神仙老下這來的並不是在咱家特常鬧的那一  
了妖精他身后代有好几了妖精呢呂洞冥說勿論他來了有

多少妖邪俱把他讓到法台上面呂貧道在此諒他們也不敢  
作耗蒼頭又不敢違背洞冥的法令他自有胆子重到內前說  
洞冥相請申狐笑道此本正要會他一会你且引邊引烙蒼頭  
答应了一声战战哆嗦叫群狐引至法台上面玉面狐便在上  
首里坐下群狐都在後面侍立玉面狐叫付蒼頭去請呂洞冥  
前來答話

分付道

蒼頭快去報道人報

你且談



玉面仙姑降来临

他既然有话相名请

尔等也遵奉那滕文

并非惧怕纯阳子

等的是

元始天尊合太上老君

快自去禀在此恭候

玉面仙姑请洞宾

有何话

不妨当面以言讲

原不必

齐笔头免合系转文

见你滕文我即刻回到

并不怕

你是仙子你是真人

玄白截教都是一理

你说你的伯徒得罪人

你叫他

快快的速把仙姑见

好把这

谁是谁非当面分

老苍头

连忙答应于转

双支手

一脊擦着袍的大衿

气喘吁吁撒腿跪

怕妖狐

唏的他那热汗成渾身

跑到那

洞宾养净的厨房内

说唏死我也汗津津

怯口结舌说妖怪到了

现在那

法台上面等候着真人



卷之十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國朝文獻



